

1905年获
诺贝尔文学奖

你往什么地方去

NI QU SHEN ME DI FANG



[波兰] 亨利克·显克维支 李斯◎等译
Henryk Sienkiewicz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下 册

Collections of the Noble Prize for literature



48

使徒的一番话给基督徒的灵魂注入了信心。他们一向觉得世界末日似乎临近了，可是他们开始相信天惩的日子不会立刻到来，他们首先会看到尼罗统治的末日，这位反基督的统治者，上帝会先惩罚他的罪行。做过祷告以后，他们勇气倍增，才各自散开回到他们临时的住处，有的甚至回到外台伯河区，因为有消息传来，烧到那里的几处大火，已经停止蔓延了，由于风向所致，大火又回转头延着河岸烧去。

使徒带着维尼裘斯和随在他身后的基罗，也离开了坑道。青年保民官不敢打断他的祈祷，只是默默地向前走，不过眼神流露出乞怜、惊恐之意。许多人走向前来，吻着使徒的手和外衣的边缘，做母亲的朝着他举起了她们的幼儿，另有些人在长长的黑暗隧道里跪下来，高举着灯笼，乞求他的祝福，还有些人从他身边走过去，口里唱着，这不是问话或是答话的适当时间。当他们走出来，到了更空旷的地方，能见到那燃烧的城市的时候，使徒才给他们画了三次十字，然后转过身来对维尼裘斯说：

“不要怕。操石工的小屋就在近边，到那里我们可以找到黎努斯、黎吉亚和她那忠诚的仆人。基督，把她许配给你，也会保护她。”

维尼裘斯踉跄了一下，连忙用手撑着石墙。从安修姆来的一段旅程，在城墙边发生的事件，在炽烈的烟雾中查访黎吉亚，彻夜不眠，以及提心吊胆，已经把他的精力耗尽了，而现在乍听到，他在世上最亲爱的人已在近边，不久就可以见面。他仅剩的力气便消失殆尽。顿时有一阵撑持不住的虚弱侵袭了他，他倒在使徒脚下，抱着使徒的双膝，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使徒回避着他的感谢和致敬，说道：

“不要谢我，不要谢我，要感谢基督！”

“多么法力无边的上帝!”基罗从后面发出了声音。“可是我不知该怎么处置那两头等在底下的骡子呢。”

“站起来，跟我走，”彼得说着把手递给那个青年。

维尼裘斯站起来，借着火光，可以看见他那苍白的脸上激动地流着泪。他的双唇抖动，像是在祈祷。

“我们走吧，”他说。

可是基罗又反复说：

“老爷，我怎样处置等在那里的骡子呢？也许这位可敬的预言家不想走路更愿意骑骡子吧。”

维尼裘斯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可是从彼得口里听说采石工的小屋离这儿十分近，便说道：

“把骡子交还给马克里努斯吧。”

“老爷，如果我提起阿梅里奥拉房子的事，可要请你原谅啦。眼看着这样可怕的大火，很容易忘记这么点儿小事情。”

“你会得到的。”

“奴马·蓬皮留斯的伟大子孙呀，我一向是确信不疑的，而现在，这位慈悲为怀的预言家也听到了这个诺言，我甚至不想再提，老爷还答应过给我一个葡萄园。‘和平与你同在。’我会来探望你的，老爷。‘和平与你同在。’”

他们回答：

“也与你同在。”

然后那两个人转向右首朝丘陵方向走去。在路上维尼裘斯说：

“主啊，用圣水为我施洗吧，让我可以自称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我以我整个灵魂的力量爱着它。赶快给我施洗，我心里早已准备好。凡是它吩咐我做的，我便照样去做，而且有什么事情，请你吩咐就是了，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去做。”

“爱人类如你自己的兄弟，”使徒答道，“因为只有爱，你才能信奉它。”

“是的！我了解也感觉到了。在幼小的时候，我相信罗马众神，可是我不爱他们；只有它是惟一的神，我那么爱它，为了它，我乐于抛弃我的生命。”

他开始瞭望苍天，热烈地反复说：

“因为它是惟一的！因为只有它是温厚和慈悲的！即使这个城市甚至整个世界毁灭了。我也要信奉它，崇拜它！”

“它会祝福你和你的一家人。”使徒说。

这时他们转向另一个峡谷里，在对面的那一头可以望见朦胧的光。彼得用手指着说：

“那边就是采石工的小屋，当我们从奥斯特里阿努带着病人黎努斯回来，已经不能回到外台伯河了，他收留了我们。”

没多久他们到了。这间小屋，不如说是山丘的缺口挖成的一个洞穴，外面围着一座泥土砌成的篱笆墙。门关闭着，可是从用做窗户的洞口，可以望见内部有火光。

有一个黑黝黝的巨大人形起身迎向来人，问道：

“什么人？”

“基督的仆人。”彼得答道。“和平与你同在，乌尔苏斯。”

乌尔苏斯俯身在使徒的脚下。看到维尼裘斯，便抓起他的手腕，举到唇边吻着。

“大人，你也来了吗？”他说。“祝福‘羔羊’的圣名，卡丽娜公主一定很高兴。”

说完，他推开门，彼得和维尼裘斯走进去。害病的黎努斯躺在一捆稻草上，面容憔悴，额头像象牙般呈黄色，黎吉亚坐在火边，手里拿着一串用绳子拴着的小鱼，分明是正要准备晚餐。

她一心一意解开绳子的鱼，又以为走进来的必定是乌尔苏斯，压根儿没有抬起眼睛。但是维尼裘斯走过去，一面叫她的名字，一面伸出手。她急忙跳起来，面孔上掠过了一道惊奇和欢喜的光，什么话也没讲，像小孩子在几天的恐怖和烦恼之后，又找到了父亲或是母亲那样，投进了他张开的臂膀里。

他抱住她，好半天把她紧靠在自己的胸口上，他那么狂喜，仿佛是奇迹救了她的性命。然后抽出胳膊，双手捧起她的两鬓，吻她的额头和眼睛，又搂住她，反复叫着她的名字，俯下身来抱住她的双膝，亲她的手掌，问候她，礼拜她，向她致敬。他的欢欣是无限的，他的爱情和幸福是无限的。

最后他告诉她，他怎样从安修姆跑来，怎样在城墙附近，在烟雾里，在黎努斯家里，寻找他，在使徒指明她藏身的地方以前，他受了多少苦恼、惶恐以及恐怖。

“可是现在，”他说，“我已经找到你了，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跟大火和疯狂的群众打交道。人们正在城墙下彼此残杀，奴隶们造反、掠夺，只有上帝知道罗马还要遭到什么样的祸事。可是我要搭救你和你们这一伙人。啊，我亲爱的！……你可愿意跟我到安修姆吗？从那里我们可以乘船到西西里。我的田地就是你

的田地，我的房屋就是你的房屋。听我说！在西西里我们会找到奥鲁斯一家人，我要把你交还给庞波尼雅，然后再从她手里把你娶来。最亲爱的，你不要再害怕我了。基督还没有给我施洗，可是你问问彼得吧，是否刚才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对他讲过，我愿意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且请求他即刻在这个采石工的小屋里为我施洗。相信我吧，让大家都相信我。”

黎吉亚容颜焕发静听着他讲话。所有在这里的人们，从前受过犹太人的迫害，现在又遭遇到大火和由这场灾难所引起的混乱，真正是生活在继续不断的动荡和恐怖里。到安静的西西里，所有的危险将结束，新的幸福将又在他们的生活中展开。如果维尼裘斯只打算带走黎吉亚一个人，她一定会拒绝这种诱惑，因为她不愿意离开使徒彼得和黎努斯，但维尼裘斯是跟他们大家说：“跟我一起走吧！我的田地就是你们的田地，我的房屋就是你们的房屋！”

于是她俯下身来，表示顺从，吻了他的手，说道：

“你的家就是我的家。”

她说过这番话，有点慌乱，照罗马人的风俗，这种话只有在结婚时才能说的，所以她羞得满脸通红，垂着头站在火光里，不知人们会不会觉得她说的话是失礼的。

可是维尼裘斯的眼光只露出无限崇拜的神情。然后他回头朝彼得继续说：

“皇帝下令烧了罗马。在安修姆，他抱怨他没见过一次大火。如果说连这种罪行他都毫不迟疑地去犯，请想想看，还有什么事不会发生呢？谁知道他会不会调来军队下令屠杀市民呢？谁知道其次会有怎样的人权蹂躏？谁知道在大火之后会不会发生内战、屠杀和饥谨呢？所以你们躲一躲吧，让我们带黎吉亚一起走。在那里，你们可以等到暴风雨过去，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们再回来重新播种。”

在外面，从梵蒂冈原野的方向，仿佛给维尼裘斯的恐惧作证一般，远处人声呐喊，充满了热狂和恐怖。恰好在这一时刻，小屋的主人采石工走进来，赶忙门上门，大声喊：

“在尼罗竞技场附近，人们正在互相残杀。奴隶和角斗士已经向市民进攻。”

“你们听见了吗？”维尼裘斯说。

“这已是恶贯满盈了，”使徒说，“重重的灾难将要来到，像一片无边无际的海洋。”

说着他转向维尼裘斯，同时指着黎吉亚说：

“带走这个姑娘吧，上帝把她许配给你，搭救她吧。黎努斯正在害病，还有乌尔苏斯，跟你一同走。”

但是维尼裘斯早已用他那热诚灵魂的全部力量在爱着使徒，这时大声说：

“师父，我向你宣誓，我绝不肯让你留在这里遭到灭亡。”

“主会为你的善心给你祝福，”使徒答道，“可是你没有听说过么，基督在湖上对我说了三次：‘饲养我的羊群吧！’”

维尼裘斯沉默了。

“没有谁托付你照料我，你却说，你不愿让我留下遭到灭亡，那么我怎能在灾难的日子离开我的羊群？当湖上起了一场暴风雨，我们心里都在害怕的时候，它并未抛弃我们，而我，他忠诚的仆人，怎能不追随我主的榜样呢？”

黎努斯突然扬起他那憔悴的面容，问道：

“主的代理人呀，我为什么不应该追随你的榜样呢？”

维尼裘斯用手捧住自己的头，像是同他自己在斗争，或是同他的思想在交战，然后他抓住黎吉亚的手，显出一个罗马军人的气势，可是声音颤抖着，说道：

“听我说，彼得、黎努斯，还有你，黎吉亚！我是照世人的道理所指示的说了那番话，可是你们另有你们的道理，你们所想的不是你们本身的危险，而是救世主的命令。是的！我还没有懂得这个道理，犯了错误，因为我眼里还没有除掉翳障，我从前的天性在我的嘴里发出了声音。可是我既然爱基督，愿做他的仆人，那么这是比我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我跪倒在你们的面前宣誓，我将完成爱的命令，在这苦难的日子绝不离开我的弟兄！”

说着他跪下来，一股热诚控制了他。他举起双手，抬起眼睛，大声说：

“基督呀，我现在才了解你！我有资格成为你的仆人吗？”

他的双手颤抖着，眼睛里闪着泪光，肉体由于信仰和爱而在发抖，使徒彼得取来陶罐，拿到他的身前，庄严说道：

“看哪，我用父、子和圣灵的名义为你施洗。阿门。”

这时一种宗教的狂欢浸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他们觉得天界的光明充满了这个小屋，他们仿佛听到了超自然的音乐，他们头上的悬崖开了洞，天使的合唱队从天上飘下来，而在遥远的天空，他们望见了一个十字架和刺穿的双手在为他们祝福。

这时外面的世界传来战斗的呐喊和这个燃烧的城市里火焰的怒吼。

49

人群宿营在从前多米修和阿戈丽皮娜等花园所在地堂皇的皇家花园里，宿营在战神操场，庞培、萨路斯修斯和梅切那斯等花园里，也宿营在门廊、网球场、华丽的避暑别墅和为野兽造的大建筑物里。孔雀、火鹤、天鹅、鸵鸟、羚羊、非洲羚羊和鹿，本来是这些花园的装饰品，全在群众的刀下送了命。现在从奥斯恰开始运来了大量的粮食，人们从台伯河的这一边向对岸走去，走在那些大船、小舟和驳船上像是走在桥上。卖出的小麦是前所未闻的三文钱一斤的低价，而对于赤贫的人分文不取。不可计算的葡萄酒、橄榄和栗子等食物运到城里来，每天从山上赶来了大群的牛羊。大火前在苏布拉区穷巷里藏身的赤贫的人们，平素饥寒交迫，如今反而过着更快乐的生活了。饥饿的威胁完全转变了，可是抢掠，谋杀和违法乱纪的事情却更难以镇压。游牧式的生活使得强盗小偷肆无忌惮，由于他们自称是皇帝的崇拜者，每逢他出头露面绝不吝惜大声喝彩，所以干起来就更方便。再则，紧急的情势造成官方已经不能执法，又缺乏兵力来弹压这个收容了当代人类各种糟粕的城市的不法举动，所以有各种超乎人类想象的行为被干了出来。每夜都在发生战斗和谋杀，每夜都有妇女和幼儿被抢了去。穆吉奥尼斯门是存放从坎巴尼亚赶来的牲畜的地方，在那里发生了一场混战，死了好几百人。每天早晨，台伯河两岸布满了淹死的尸身，无人收尸，大火增强了热气，这些尸身很快就腐烂了，空气里充满了臭气。在宿营的地方，时疫发作了，比较胆小的人们预见到将有一场大瘟疫。

城市继续不断地在燃烧。到了第六天，火焰烧到埃斯奎里内的空地上，那里有好多房屋早已特意拆除了，火势才得衰微下去。可是一堆一堆燃烧的灰烬还是发出那么强烈的光，使人们不相信这场灾难已经告一段落。事实上，在第七天夜里，蒂杰里奴斯的大房子又起了火，发出新的猛烈火势，可是因为燃料缺乏，没

有持续好久。不过，到处不时有燃烧的房屋倒落，掀起塔般高耸的火焰，像圆柱似的火花。这些火红的遗迹逐渐在表面上变得黑暗了。日落后，天空不再闪着血红的光，只有天黑以后，才在大片黑压压的荒漠上空，有蓝色的火舌颤动，这些火舌是从灰烬堆里升上来的。

罗马市的十四区，只剩下了四区，包含外台伯河区在内。其余的全被火焰烧光。最后当一堆堆的余烬变成了余灰的时候，人们从台伯河到埃斯奎里内可以望见大片的空地，茫茫灰烟，阴气森森，死气沉沉，在这片空地上，伫立着一排排的烟囱，像是墓地里坟墓上方立的石柱。在这些柱子中间，白天有忧郁的人群走来走去，有人寻找一些珍贵的物品，有人寻找他们亲人的骸骨。到了夜里，成群的狗在灰堆上和从前家屋的废墟上放声叫。

皇帝的全部恩赐和救济压不下市民们的怨言和愤怒。只有成群的强盗、罪犯和无家可归的歹徒，他们能大吃大喝，尽兴掠夺，才认为满意。那些丧失了全部财产和亲近家属的人们，不能因为花园的开放，面包的分配，或是竞技和礼物的谎言，就心平气和。这场灾难太大也太史无前例了。另有一些人，对于这个城市和他的诞生地，有一份浓厚的感情，听说“罗马”的老名字将要消失，而从首都的余灰上，将建起一个名为“尼罗都市”的城市，便不免绝望了。尽管有皇亲国戚们的甜言蜜语和蒂杰里奴斯的种种谗言，一股仇恨的洪流天天都在高涨而且泛滥起来，尼罗比以前任何皇帝对于人们的爱好都更敏锐，却不得不惊惊恐恐地想，他同罗马贵族和元老院进行的这场阴沉而你死我活的斗争，将没有人支持他了。皇亲国戚们本身也同样的恐慌，因为任何一天早晨都可以使他们灭亡。蒂杰里奴斯打算从小亚细亚调来几个军团。那个即使被人打耳光也会笑出声的甘蒂纽斯，已经诙谐不起来，维太留斯饮食也降低了。

有些人暗中计议，怎样才能转变这场危险，因为大家都明白，一旦爆发了反对皇帝的叛乱，也许除了裴特洛纽斯之外，皇亲国戚们一个也难得逃生。尼罗的疯狂将被看做是受了他们的影响，他所犯的各种罪行将被看做是由于他们的挑唆。人民对他们的仇恨几乎超过了对尼罗本人的仇恨。

他们开始绞尽脑汁考虑，怎样才能推卸他们对于火烧都市的责任。可是要想自己脱身，他们也必须清除人们对于皇帝的怀疑，否则的话，谁也不会相信他们不是造成这场灾难的祸首。蒂杰里奴斯跟多米修斯·阿费爵，甚至于跟他所仇视的塞内加商量这个问题。波佩雅晓得尼罗的垮台，也将是宣判她自己的死刑，便找她的亲信和希伯莱的僧侣去商量，因为多年来她已经得到许可保持耶和华的信仰。尼罗本人也在想办法，他所想的常常是骇人听闻的，更常常是愚蠢的，如今

时而怕得要命，时而如小儿般高兴，而最主要的是他在抱怨。

有一次，在幸免于火灾的蒂贝留斯帝的皇宫里，召开了一次漫长而无结果的会议。裴特洛纽斯建议必须前往希腊然后再到埃及和小亚细亚以避免这场困扰。这次旅行老早就在计划中，如果说住在罗马不开心而又有危险，那么为什么还要迁延呢？

皇帝热衷于这个建议，可是塞内加思索了一会儿说道：

“去是容易的，而以后再回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凭海格立斯宣誓，”裴特洛纽斯答道，“我们可以率领亚细亚军团再回来。”

“就这么办！”尼罗喊道。

可是蒂杰里奴斯反对。他本人是什么计议都没有，如果说裴特洛纽斯的主意是他脑子里想出来的，毫无疑问他会说那是万全之策，而现在他所认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困难的开头可能再让裴特洛纽斯成为惟一能够解决一切、拯救大家的人。

“圣上，听我说，这个主意是没有活路的！在陛下还未到达奥斯恰以前，内战就要爆发了；谁晓得哪一个现存的圣奥古斯都旁系的后代不会宣布自己为王呢，如果军团也跟他合起来，那时我们又怎么办呢？”

“我们想想办法，”尼罗答道，“首先不留这些奥古斯都的后代。现在这种人并不多，我们很容易除掉他们。”

“这种事很可能办到，然而单单是他们的的问题吗？就在昨天，我手下的士兵还在人群中听说像特拉塞阿那样的人应该当皇上。”

尼罗咬着下唇，过了一会儿他抬起眼睛说道：

“贪得无厌和忘恩负义。他们有了足够的食粮，又有了烙饼的煤炭，他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蒂杰里奴斯接口说道：

“复仇！”

接着是一阵沉默。皇帝突然站起来，举起手，说道：

“人心渴望复仇，复仇需要牺牲。”

这时他浑然忘却一切，满面光彩，大声说道：

“纸版和铁笔拿给我，我要把这行诗记下来。卢卡奴斯从来没有写过像这样的诗。你们可曾注意到我是在一眨眼的工夫，念出来的吗？”

“啊，前无古人！”有几个人齐声回答。

尼罗写下这行诗，说道：

“是的！复仇需要牺牲。”

然后他向周围的人们瞥了一眼。

“倘使我们散布出一个消息，说瓦蒂纽斯下令烧了城市，把他交给人民去泄恨可好？”

“圣上呀！我算得了什么人？”瓦蒂纽斯叫起来。

“不错！需要一个比他更伟大的人……维太留斯可好？”

维太留斯脸色煞白，可是他开始笑了。

“我的脂肪，”他说，“会使大火重新烧起来。”

可是尼罗另有盘算，他心中正在搜索一个牺牲者，那人能真正满足人民的愤怒，而且他找到了。

“蒂杰里奴斯，”他沉吟了一阵说道，“你放火烧了罗马！”

当场的人都在浑身打颤。他们体会到这一次皇帝可不是开玩笑，而是蕴藏着各种事变的时刻已经来到。

蒂杰里奴斯的面目皱缩了，像一条狗正要咬他一般。

“我接受你的命令焚烧了罗马！”他说。

于是这两个人像一对魔鬼似的互相瞪着眼睛。接着是鸦雀无声，有几只苍蝇从前庭飞过去，连它们的嗡嗡声都听得见。

“蒂杰里奴斯，”尼罗开口说话了，“你爱我吗？”

“陛下是知道的。”

“为了我牺牲你自己吧。”

“神圣的皇上啊，”蒂杰里奴斯答道。“为什么把我不愿举到嘴边的那个甜蜜的酒杯交给我呢？人民正在交头接耳准备暴动，陛下可愿意禁卫军也造反吗？”一种恐怖的感觉压住了当场每个人的心胸。蒂杰里奴斯是禁卫军的长官，他话里含有单刀直入的威胁意味。尼罗本人懂得这个，他的面色发青了。

恰好这时皇帝的一个解放奴隶埃帕福罗狄屠斯走进来，宣布神圣的皇娘要见蒂杰里奴斯，因为她房里来了一些人，长官该去听听他们的谈话。

蒂杰里奴斯朝皇帝鞠了一个躬，露出冷静而轻蔑的脸色走出去。你瞧，当人们想要把他打倒的时候，他露出了他的牙齿，他要他们明了他是什么人，而且知道尼罗的怯懦，他很有把握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绝不敢对他举手打下来。

尼罗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可是察觉到当场的人都盼望他开口，他便说道：

“我在胸口上养了一条蛇。”

裴特洛纽斯耸了耸肩膀，仿佛在说要斩掉这样一条蛇的脑袋并不困难。

“你有什么话要讲？说吧，出个主意！”尼罗瞧见他的动作便大声说。“我只相信你一个人，因为你比他们所有的人，头脑都更清楚，而且你是爱我的。”

裴特洛纽斯有一番话已经溜到舌尖：“让我充当禁卫军的长官，我会把蒂杰里奴斯交给人民，在一天之内就可以使全城平静下来。”但是他那天生的懒散性情又占了优势。做了禁卫军长官就意味着把皇帝的为人担在自己的肩上，还有千千万万的公事。他为什么要费这番气力呢？在自己雅致的书房里读读诗，看看花瓶和雕像，或是把欧妮姬的神圣肉体抱在自己胸前，用手指绕着她那金黄的头发，把唇贴在她那珊瑚似的嘴，不是更好一些吗？

因此他说：

“我建议旅行到阿凯亚。”

“啊，”尼罗答道：“我还盼望你能有更好的办法。元老院跟我作对。如果我离开，谁能保证不会发生叛乱并由别的人当上皇帝？至今人民一直是对我忠诚的，可是现在他们会追随他们……凭哈得斯宣誓，只要元老院和人民找到一个首领呀！……”

“圣上呀，请允许我说，如果陛下希望保全罗马，至少就必须保全几个罗马人。”裴特洛纽斯含笑说。

可是尼罗开始抱怨：

“罗马和罗马人跟我有什么相干？到了阿凯亚，人们会服从我的。此地只有阴谋诡计包围着我。所有的人都遗弃了我！你们也都在准备变节！我知道，我知道的！你们甚至都不想一想，如果你们遗弃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后世将会怎样议论你们。”

他突然敲着脑门喊道：

“的确！……这些操心的事甚至叫我忘记自己是什么人了。”

这么说着，他转向裴特洛纽斯，露出一副已经完全恢复了平静的面貌。

“裴特洛纽斯，”他说，“人民在交头接耳，可是如果我拿着琵琶到战神操场，如果我把在大火中唱过的歌唱给他们听，你想我不会感动得他们像俄耳甫斯感动野兽一样吗？”

屠留斯·塞内乔心焦地要回到他从安修姆带回来的女奴身边去，已经有好半天等得不耐烦了，听了这话便答道：

“皇上呀，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他们允许陛下开口。”

“让我们到希腊去吧！”尼罗憎恶地喊叫着。

可是就在这一刻，波佩雅出现了，身后随着蒂杰里奴斯。当场的人不由自主

地把眼睛转向他，因为从来没有过一个登上卡皮托众神殿的胜利者，站在皇帝面前，露出像他那样的妄自尊大。

然后他不慌不忙字斟句酌地说话了，从那种声调里仿佛可以听出铁摩擦的声音：

“皇上，听我说，现在我可以报告陛下，我找到了人啦！人民要报仇，追求牺牲者，可不是要一个，而是要成百成千的。圣上，可曾听说过被蓬修斯·彼拉多^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什么人吗？圣上可知道基督徒是些什么样的人吗？他们的罪恶和下流仪式，他们预言大火将造成世界的末日，这些事情我没有呈报给陛下吗？人民仇恨他们，怀疑他们。在任何时候，谁也没见过他们走进庙堂，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的众神是些恶鬼，他们绝不走进赛马场，因为他们瞧不起赛马。任何一个基督徒绝不给陛下鼓掌致敬。他们没有一个承认陛下是神。圣上，他们与人类作对，与这个城市和陛下作对。人民在交头接耳反对陛下，然而不是陛下下令叫我烧了罗马，也不是我把它烧毁的……人民要求复仇，让他们能够报仇雪恨吧。人民要求流血和竞技，让他们得到吧。人民在怀疑陛下，让他们的猜疑转到另一个方向吧。”

尼罗起先非常惊讶地静听着。可是随着蒂杰里奴斯的话，这位皇帝戏子般的面貌逐渐改变了，接连地露出了恼怒、伤心、共鸣和愤慨的表情。他猛然站起，甩掉宽袍，衣服落在脚下，他举起了双手，闷声不响站了一会儿。

最后他发出一个悲剧演员的声调叫道：

“宙斯、阿波罗、赫拉、雅典娜、普西芬尼，以及一切不朽的众神呀！你们为什么不来援助我们？这个不幸的城市对这些狠心的贱民做了什么坏事，使得他们惨无人道地把它烧毁？”

“圣上，他们同人类和陛下作对。”波佩雅说。

接着众人异口同声说：

“定他们的罪吧！惩办这些纵火犯！众神要求复仇！”

尼罗坐下来，头直垂到胸前，又沉默了一阵，仿佛被他所听到的这些恶迹吓昏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摇着手说道：

“什么样的惩罚，什么样的刑讯，才适于这样的罪行呢？可是众神感召了我，

^① 蓬修斯·彼拉多：罗马蒂贝留斯帝于公元26年任命的犹太总督，在他的任期，基督被钉上十字架。

借助塔塔勒斯^①的权能，我要给我那些可怜的人民看一次奇观，他们将世代代感激我、怀念我。”

裴特洛纽斯的额头顿时罩上了一片阴云。他想到黎吉亚和他所热爱的维尼裘斯将临到头上的危险，也想到那些人，他虽然摒弃他们的宗教，却肯定他们是纯洁无辜的。他也想到一次血淋淋的狂欢将要开场，而那是他这个唯美主义者的眼睛所不忍目睹的。但是首先他只想到：“我必须拯救维尼裘斯，如果那个姑娘送了命，他会发疯的。”这种考虑压倒了其他一切，裴特洛纽斯明明知道他正在开始一场赌博，比他一生中的任何一次都要更危险得多。

无论如何，他还是像平素批评或嘲笑皇帝和一般皇亲国戚的那些不够唯美的计划一样，自由自在而漠不关心地说起来：

“你们找到了牺牲者！这很好！你们可以把他们送上演武场，或是给他们穿上‘痛苦的紧身衣’。这也很好！可是听我说，你们有权威，你们有禁卫军，你们有兵力，所以至少在没有人听着的时候，你们应该是诚实的。欺骗了人民也罢，可是不能欺骗了你们自己。把基督徒交给民众吧，随你们高兴用各种酷刑惩治他们吧，可是要有勇气对你们自己说，不是他们烧毁了罗马！……呸！你们管我叫‘风雅大师’，因此我要对你们说，我受不了这些尴尬的喜剧。呸！这种事叫我不能不想到在阿西拿里亚门附近的草台戏班子，戏子们扮演了众神和国王的角色娱乐郊外的民众，戏演完了之后，吞着大葱，灌下酸葡萄酒，或是挨一顿棍棒。真正地充当众神和国王吧，因为我要对你们说，你们有资格占有这种位置。圣上啊，陛下刚才叫我们当心后世的裁判，可是想想看，后世也会对陛下发出裁判的。凭神圣的克利俄^②宣誓，世界的统治者尼罗，天神的尼罗，焚烧了罗马，因为他在人世上是像宙斯在奥林匹斯山上一样强大。诗人尼罗那么热爱诗歌，他为了诗歌牺牲了他的国家！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没有人敢做这样的事。我以九位李贝特里德斯^③的名义向陛下恳求，不要拒绝这样的光荣，因为陛下的歌曲将流传万世！拿普里阿姆同陛下下来比算得了什么？阿伽门农算得了什么？阿喀琉斯算得了什么？就连众神又算得了什么？火烧罗马这件事是好是坏并不重要；然而这是宏伟而将不同凡响的！再则，我要向陛下申诉，人民不会对陛下举起手来。这是谎话！鼓起勇气来呀！要当心可别做出不合乎至尊身分的

① 塔塔勒斯：冥王。

② 克利俄：希腊神话中史诗和历史的女神。

③ 李贝特里德斯：诗神缪斯的别名。

举动，因为只有一桩事在威胁着陛下——后代人将要说：‘尼罗放火烧了罗马，可是作为一个皇帝胆小怕事，作为一个诗人怯懦无能，他由于害怕，抵赖了这次伟大的行为，把罪行推诿给无辜的人！’”

裴特洛纽斯这番话，照例给尼罗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一次，就连裴特洛纽斯本人也没被自己的幻影所迷惑，因为他知道他所说的话只是最后的一种手段，诚然，要是机缘凑巧，可能搭救了基督徒，而更可能的是，他会丧失了自己的性命。不过他并不踌躇，因为这是为了他心爱的维尼裘斯，也是出于他寻开心的冒险心理。“骰子掷出去了，”他自言自语着，“我就要看一看这个猴子爱光荣，能否超过他害怕丢掉自己的脑袋。”

他内心却不怀疑害怕心理是占上风的。

他说过话之后，暂时是一阵沉默。波佩雅和所有在场的人观望着尼罗的眼睛像是望着霓虹。尼罗嘴唇翘起，几乎快要碰到鼻孔，当他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照例是如此的；最后他的面孔上显然露出厌烦和苦恼的神情。

“圣上，”蒂杰里奴斯眼见这种情形就大声说，“请允许我走开吧，因为有人打算叫陛下身临灭亡，此外，又称陛下是一个胆小的皇帝，一个懦弱的诗人，一个纵火犯，又是一个滑稽戏子，我的耳朵可听不惯这样的词句。”

“我完蛋了。”裴特洛纽斯寻思。

可是他转向蒂杰里奴斯，以优美高尚的伟大贵人对恶棍的轻蔑眼神，打量着对方，然后说道：

“蒂杰里奴斯，我管你叫滑稽戏子，因为你目前正扮演着这种角色。”

“可是为了我不愿听你的侮辱吗？”

“那是为了你假装对皇上有无限的爱情，刚才你还用禁卫军来恫吓陛下，我们大家都像陛下一样清楚。”

蒂杰里奴斯不曾想到裴特洛纽斯竟这么明目张胆地孤注一掷，脸色变得煞白，手足不知所措，说不出话来。不过，这是“风雅大师”压倒他对手的最后一次胜利了，因为就在这时波佩雅说话了：

“圣上，怎么许可任何一个人脑子里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呢，而且任何一个人胆敢在陛下面前公然表现出来，那就更不成话了！”

“惩治这个冒犯天颜的家伙！”维太留斯叫起来。

尼罗又把嘴唇翘得贴近鼻孔，把他那像玻璃珠子似的近视眼转向裴特洛纽斯，说道：

“你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报答我待你的一番恩义吗？”

“如果说我有罪，提出证据来吧，”裴特洛纽斯答道：“可是要知道，我说的那番话是出于对陛下的热爱。”

“惩治冒犯天颜的家伙！”维太留斯一再叫嚷。

“惩办他！”好几个人随声附和。

前庭里起了一阵交头接耳的话声和行动，因为人们开始避开裴特洛纽斯了。就连他在宫廷里忠实的朋友屠留斯·塞内乔，以及至今对他一向表示最亲密友谊的青年涅尔瓦，也都匆忙躲开他了。片刻之间，前庭的左翼便只有裴特洛纽斯一个人了，他的唇上浮着微笑，用手捏着他宽袍的褶裯，可是他还在等待皇帝将说什么话或是怎样决定。

这时皇帝说道：

“你们想叫我惩办他，但他是我的同伴和朋友。尽管他伤了我的心，可是我要让他知道，这颗心对于朋友只有……宽恕。”

“我完了，毁灭就在眼前。”裴特洛纽斯暗自思量。

同时皇帝起身，这场议事结束了。

50

裴特洛纽斯回家去，尼罗和蒂杰里奴斯前往波佩雅的前庭，禁卫军长官刚才说过那里有人在等着他们。

站在前庭等候的是两个身穿长袍，头戴法冠的外台伯河区的犹太教教士，同一个助手，年轻的书记及基罗。这些僧侣一看见皇帝，激动得面色发白，双手齐眉举起，俯下了头抵着手掌。

“万王之王，最高的统治者呀，拜见圣上。”年长的一个教士说道。“全世界的君主，选民的保护者和皇上，人间的雄狮呀，我们拜见圣上；陛下的秉政，像

阳光，像黎巴嫩的杉木，像泉水，像棕榈，像耶利哥^①的止痛香膏。”

“你们不肯称我为神吗？”尼罗问道。

僧侣们的脸越发苍白了，那年长的一个又说：

“圣上呀，陛下的圣谕像一串葡萄、像成熟的无花果那么甜，因为耶和華為陛下的心胸装满了善良。先皇凯尤斯皇帝行事严厉，而我们的使节仍然不称他为神，宁可送掉性命也不愿侵犯律法。”

“卡里古拉不会下令把他们投给狮子吃吗？”

“不，圣上。凯尤斯皇帝害怕耶和華的愤怒。”

这时他们抬起头来，因为强大的耶和華的名义，使他们鼓起勇气。信任他的权能，他们就更壮起胆子直视尼罗的眼睛。

“你们可是控告基督徒烧毁了罗马？”皇帝问道。

“圣上，我们只控告他们是法律、人类、罗马和陛下的敌人，他们老早就发出恫吓，要放火烧毁这个城市和世界。其余的事，这个人可以向陛下报告，他的嘴唇从不曾沾染过谎话，因为他母亲的血管流着选民的血液。”

尼罗转向基罗：

“你是干什么的？”

“奥西里斯呀，我是陛下的崇拜者，此外，又是一个禁欲主义者。”

“我讨厌禁欲派，”尼罗说，“我讨厌特拉塞阿，我讨厌穆索纽斯和柯奴屠斯。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蔑视艺术，他们故意装出的苦相和肮脏，叫我憎恶。”

“圣上，太师塞内加有一千张柑橘木的桌子。陛下开恩，我就可以有两倍那么多。我是个迫不得已的禁欲主义者。大放光明的圣主呀，给我的禁欲主义戴上一顶蔷薇花冠，摆下一瓶葡萄酒在花冠前，它就会用高扬的调子唱出阿那克里翁的诗歌，每一个乐天主义者都将哑然失色。”尼罗听了“大放光明”这个头衔很惬意，便微笑着说：

“你很讨我喜欢。”

“这个人值得他体重那么多的金子！”蒂杰里奴斯叫起来。

基罗答道：

“大人，用你的宽宏大量完成我的体重吧，否则，风会刮走了我的报酬。”

“真的，你不会像维太留斯那么重，”皇帝插嘴说。

^① 耶利哥：在死海以北的巴勒斯坦的古城市。